

• 潮汕文库 •

广东人民出版社

潮 汕 金 石 文 段

選堂題



黄挺 马明达 著

潮 汕 金 石 文 征

(宋 元 卷)

黄 挺 马明达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书名	潮汕金石文征
	(宋元卷)
作者	黄挺 马明达
责任编辑	辛朝毅
封面设计	陈梓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经 销	广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揭阳市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 张	11.5 印张
插 页	8 页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8-03175-7/K·697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潮 汕 文 库

总顾问： 吴南生

顾 问： (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逸之	庄世平	刘思仁	许世元	李炯才
沈野	陈伟	陈伟南	陈喜臣	陈德辉
陈德鸿	张湘伟	林川	周光明	赵贤明
饶宗颐	洪贤友	秦昌大	倪克屏	翁绍裘
翁锦通	黄赞发	詹友生	詹培忠	蔡起贤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杜经国

副主任： 黄赞发 杨方笙 陈历明 魏 荻

委 员： (按姓氏笔划排列)

吴奎信	林伦伦	林淳钧	郭马风	黄 挺
黄绮文	蔡仰颜			

主办单位：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传播基金会

永远荣誉会长： 谢慧如 陈伟南

荣誉会长： 詹培忠

名誉会长： 李景河 吴文宁 陈经纬 彭电武 詹伟山

名誉理事： 陈厚宝 许哲铭 郭国英 黄玉莲 陈合春
吴喜然 苏章如 郭 宣

(以上按捐款额及姓氏笔划排列)

会 长： 刘 峰

副 会 长： 麦友直 吴勤生 杜经国 陈序藩 杨方笙

理 事： (按姓氏笔划排列)

马友光 方壮彬 孙振明 杜培铮 李福光

陈少宏 郭以宁 曾桂清 谢秋城 蔡松涛

《潮汕文库》序

吴南生

我常常回忆着三十年前，同样是“四厢花影怒于潮”的初春季节，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老舍、曹禺、阳翰笙先生等一行十几人，专程来访潮汕。潮汕的山山水水和那古老独特的文化艺术，深深打动了客人们的心。在这里，老舍先生写下了满怀深情的诗：

莫夸骑鹤下扬州，渴慕潮汕数十秋；
得句驰书傲子女，春宵听曲在汕头。

这时，我奉命来汕头迎候他们。当老舍先生等将回归北京的时候，一再握别叮咛：要珍重潮汕的文化遗产，要好好发掘和整理呀！可是，时隔不久，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铺天卷地而来，一切都无从说起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使国家的经济从濒于崩溃的边缘走向兴旺发达的大道。弘扬中华文化，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已成为举国上下共同重视的课题，随着汕头经济特区的建立，潮汕地区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有史以来所未有的繁荣发达，和全国一样，如何继承和发扬潮汕的优秀文化遗产，使之为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也引起海内外各方面的重视。1990年11月，中国历史文献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潮汕历史文献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汕头大学召开。1991年9月，在法国巴

黎召开的第6届国际潮团联谊会，又议定着手筹建“国际潮人文化基金会”。与此同时，汕头大学成立了“潮汕文化研究中心”，汕头市也成立了“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这两个专门机构，密切配合，组织协调有关的研究工作。最近，他们商定了学术研究规划，决定出版《潮汕文库》，准备在今后若干年内陆续整理出版一批丛书，包括《潮汕历史文献》、《潮汕历史文化研究》等十个项目，每个项目又分出若干细目和专题。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是一件很有意义、很有远见的工作。

潮汕地区的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古代文化特别是两宋以后的文化，内容十分丰富。它是浩瀚的中华文化中一支富有特色的细流。自唐、宋开始，潮州的瓷器就远销海外。随着岁月的迁移，潮州与海外交往也愈来愈加密切。潮人对开拓海上丝绸之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明末清初之后，大量的潮人移居东南亚。近几十年来，又散布到世界各地。数逾千万的海外潮人，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把中华文化传播到五洲四海，又不断地把海外的先进文化引进桑梓故园，中外文化在潮汕融聚化合，经过历代潮汕人民的创造、探求和推陈出新，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潮汕文化。海外潮人对传播和丰富中华文化是做出了贡献的。认真研究潮汕的历史和文化，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强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对推动潮汕地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和文化素质，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时，大家议定，研究潮汕历史文化，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为了

坚持实事求是，严谨治学，使研究工作取得踏实、丰硕的成果，首先应该做好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考证和出版工作，现在准备出版的《潮汕文库》，就是按这一要求迈出的第一步。

潮汕的历史文物、文献或记载、记述流传下来的，为数不少，但得以完整保存的也不算多，这给研究工作造成一定的困难。但是，现存还有相当数量的文物、文献，有待我们去整理、研究；埋藏在地下的还可能陆续出土；地方上熟悉掌故的老人们的口碑也相当丰富；散布在民间和海外的文物、资料和古籍也有一定的数量，只要各方重视，抓紧发掘、采集，一定会有可观的收获。

有一个很能说明上述观点的事例：1956年初，梅兰芳先生和欧阳予倩先生率领艺术团到日本访问，日本友人赠送给两份明代戏曲刻本的摄影本，不知是哪一个剧种的。当梅先生等全团经香港回到广州时，刚好潮剧团正在这里演出《荔镜记》。梅先生等观看演出后，一查对才知道两份刻本都是潮剧的古本。这两份刻本，一是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的《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戏文全集》（附刻《颜臣》），现藏于日本天理大学；后又发现，同一刊本的又一印本现藏于英国牛津大学。二是万历刻本《重补摘锦潮调金花女大全》（附刻《苏六娘》），此件无刊刻年份，可能是万历初年刊本，现藏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在这之后又八年，即1964年，再发现有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潮剧刻本，卷一首题“潮州东月李氏编集”的《新刻增补全像乡谈荔枝记》，现藏于奥地利维也纳国家图书馆。更引起国

内外学术界瞩目的是 1958 年在揭阳县明代墓葬中出土发现的嘉靖年间戏曲手抄本《蔡伯喈》（即《琵琶记》），文中夹杂潮州方言，现藏于广东省博物馆。1975 年 12 月又在潮安县的明初墓葬中出土了宣德年间手写本《刘希必金钗记》，文中先后写明书写时间是“宣德六年六月十九日”和“宣德七年六月”（即公元 1431 年、1432 年）。这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戏文写本，现藏于潮州市博物馆。这些都是稀世之宝。上面这些事例，充分说明了潮汕文化有丰富的遗产，也说明了还有一定数量的宝贵文物、文献，或者埋藏在地下，或者散藏在海内外，有待我们去发现。这方面有大量的工作正在等待我们和后人去做。

显然，《潮汕文库》的出版，对于唤起海内外人士重视发掘搜集潮汕文物、文献的热情，对于系统地积累潮汕历史文化资料，顺利地开展有关的研究工作，都将起着积极的作用。我想，这也是编辑出版《潮汕文库》的目的。

主办这项工作的同志们要我为《潮汕文库》写篇序言。我在历史文化研究工作的面前，只是一个渴望学习的小学生，说不出什么。但往事历历如在眼前，老舍先生和历代众多的名贤学者们的期望，今天终于能够开始实现，从心底感到高兴，因而乐于借这个机会，祝愿《潮汕文库》早日问世，祝愿研究潮汕历史文化的工作顺利进展，尽快取得丰硕的成果。

1992 年 2 月 15 日于广州

序

地理书著录石刻，郦道元实开其先例。赵宋金石之学寝盛，王象之辑《舆地纪胜》且采及碑目，足为考文征献之助。万历间，郭子章刺潮，为《潮中杂纪》，稽考州人书录而外，旁及石刻碑目。潮属诸志，惟光绪《海阳志》有《金石略》，盖步阮元《通志》之体例。近时考古之学崛起，迈越前古，对古物倍加重视，碑碣出土之整理及传播工作益力，叠有分省墓志之编，行且遍及全国。至于地区性之金石著述，以一州为范围，自清以来，名著夥颐。潮汕地区，能从实地考察，益以文献资料，不论存佚，囊括无遗，掇集成编，当以黄挺、马明达二君《潮汕金石文征》为嚆矢。其有裨于潮学，贡献之巨，无待余覩缕繁言。兹所刊者仅宋元两代而已，尚须赓续其事，明清部分更为艰巨，审订搜讨，烦重而程远。二君年力方富，专心一志而为之，定能竟其全功，以餍读者之心，可无疑也。其书印行在即，以序例及全书目录，邮余商榷，既佩二君能见远流，其详信可得而闻，能不为之欢喜赞叹乎！

犹忆曩岁先君撰《西湖山志》，《石刻》一门，尤所用心。曾有绝句云：“日日振衣湖上来，芒鞋踏破石间苔。夕阳城外烟波暝，犹为寻碑未忍回。”儿时暗记，老而未忘。恨不能从君等躑躅苔石，实地踏查，分享寻碑乐趣。乡国山川，畅然在望，尤不禁为之神往矣。年前读庄义青《宋代的潮州》，深赏其析论之精，惟其于宋碑，只记三事。活人洞赵希糙威惠庙题记，其人名可勘对《宋史》之异文。考朱翌已有《威惠庙记》，书陈元光事，相涉史料尚多；翌著《潜山集》，曾莅韶州，以《猗觉寮杂记》著闻。惜其未能详考。今观此书，宋代著录浩博无涯涘，考史者取资于是，嘉祝来学。他时以勘全宋诗、文，弋获之多，必可补其缺漏。君等欲余一言弁首，因不揣固陋，略缀所闻，以谂世之读此书者。

一九九九年七月，饶宗颐。

序

金石文字是史料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历来受到史家重视，自宋代以后，逐步蔚为专门之学，至清代而大盛。梁启超曾指出，及至晚清，金石学是最流行的学问之一，学者几乎没有不涉足其间者。清代金石学一个重要特点是地方金石著述的大量出现，同时，地方史志的编纂者们也往往注意到金石资料的收集与著录。金石文字有助于考史，更有助于地方史地的研究。凡要考察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便不能不汲汲寻索于地方金石著述，其存史之功与补缺证误之价值，常常是人们意想不到的。

潮汕历史悠长，金石资料丰富。明以前的方志中见有录存的碑刻文字，但没有专设的金石篇目，更未见有金石著述。明嘉靖间郭子章著《潮中杂记》，其卷8为《碑目》，是潮汕金石著录专章之作的开端。入清以后，地方史志以专章著录金石资料者日见增多，而乾、嘉以来的学界钜子，如孙星衍、钱大昕、阮元、翁方纲等，也都将潮

汕金石资料纳入自己的学术视野之内。尽管他们搜集和加以研究的东西并不算多，但这反映了潮汕金石，特别是其中的宋元石刻文字，早已引起学界注意，成为清代宏观金石学的构成部分。遗憾的是，有清近三百年间竟没有出现一部潮汕金石学专著，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它是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学术的主体，即以乾嘉考据之学为代表的“汉学”，在潮汕地区并没有根植并繁盛起来。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相比，这方面的差距也是显而易见的。其原因何在？耐人寻思。

近代金石学家叶昌炽曾有“碑厄”七条之说（《语石》卷9）；近人朱建新又摹衍为“石刻之厄”九条（《金石学》第3编第4章），要之，都是讲金石遗存因天灾人祸，不断销殒，如不及时记录下来，存佚往往只在旦夕之间。所以，一切金石著录研究之作，都具有抢救文献而嘉惠学者的意义，这大概也是大批清代学人矻矻于此的用心所在。

当代“潮学”倡导人饶宗颐先生，十分重视潮汕金石资料的搜集与研究，这在饶先生的论著中多有反映。谨以先生所撰《广济桥志》为例，其中就辟有《石刻》一章，收录明清石刻文字11种；又辟有《文徵》章，收明姚友直《广济桥记》以下文章凡8篇。这些文章有的原本曾勒诸碑石，后碑石损毁，文字幸存于方志别集，经饶先生一一钩沉表微，使之发挥出它的史料价值。这在思想方法和体例上，特别是以《石刻》与《文徵》并列，以尽量扩充史料保存量的架构，对我们有很大的示范作用。饶先生对潮汕金石文字的汇编工作非常关心，他认为这不仅是一项

抢救工程，而且也是“潮学”的基础事业，希望有人勇担此任，尽量早一点动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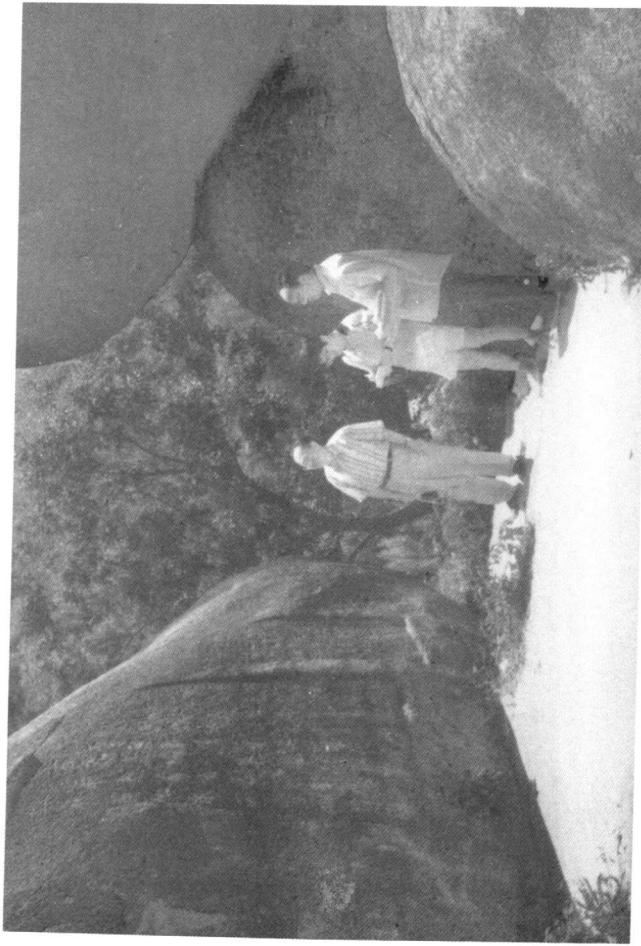
1995年，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将潮汕金石文字的辑录整理工作列为“基础工程”，从经费上给予保证，经审议，聘请暨南大学马明达教授和汕头大学黄挺副教授为该项目主持人。马明达是一位学识渊博而功力厚实的学者，他于碑版考据的根基来自于家学，自己亦颇有收藏，长于拓本鉴赏。80年代初，他关于《北魏王真保墓志》和《唐李将军碑》的考证文章，在学界获得佳评。90年代以来，在元代潮州的研究上也有可喜成绩。黄挺是“潮学”的潜心探索者，他熟悉地方文献，研究领域宽阔，在文史两个方面都有很好的造诣，近年来的“潮学”成就引人瞩目。请这二位学者主持潮汕金石文字的辑考工作，饶先生莞尔领首，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同仁们也都表示推重。事实上这是一项相当繁难而并没有什么“经济效益”的工作。言其“繁”，是说工作量很大，不但要大量翻检载籍，而且还有攀山涉水、奔波劳顿之苦；“难”者，既有校录之浩繁细琐，又有考据之精审严密。总之，需要作者在脑力体力两个方面的艰苦发挥，才可能较好的克成其事。在人欲横流而学术冷落的今天，没有多少人愿意干这种苦差事，或者干了也不免敷衍了事。均已年逾五旬的马、黄二位学者却以巨大的热情投身其中，几年如一日坚持下来，终于推出了第一部成果。不能说成果本身没有任何瑕疵可挑，这是不可能的，而我的确为他们严谨不懈的治学精神感佩不已，也对他们推诚谦让的合作品格敬重不已。

《潮汕金石文征（宋元卷）》

我被二位作者谬引为挚友，又是项目的具体分管人，受二位作者之嘱，拉拉杂杂写下上面这些话，权作为本书的序。相信这部书能得到学界的好评，也希望全部《潮汕金石文征》的结稿有期。潮汕历史上终于有了第一部金石学专著，它必定对潮学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我想，这也是潮中学人值得鸣贺的事情吧。

一九九九年六月，杜经国。

本书作者马明达(右)、黄挺(中)和顾问杜经国(左)
在潮阳东山方广洞访碑





俞献卿葬妻记摩崖照片(天禧二年,1018)